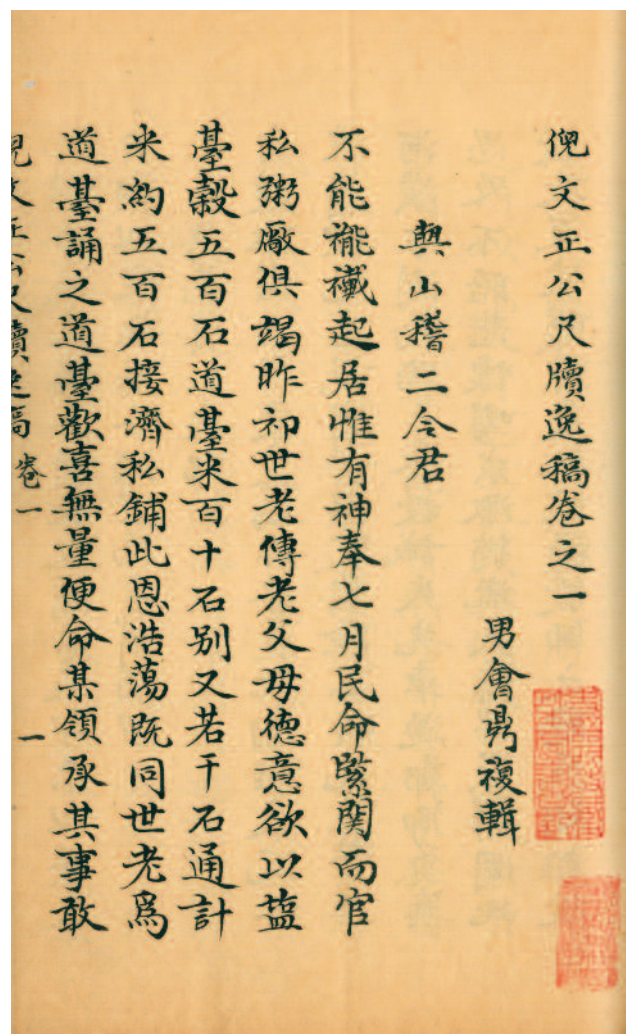


用中見美——傅圖館藏善本古籍

尺牘文獻述論



明·倪元璐撰，清·倪會鼎輯，《倪文正公尺牘逸稿》（清道光年間鈔本）

張家榮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24 期 2013.6

一、前言

尺牘在現今除了具有文學與藝術價值外，作為一種兼顧「用」與「美」的文體，其應用層面仍為現今社會所必需。在各種篇幅不一的尺牘文獻中，我們既能見識文人的真性情和耐人尋味的精彩討論，也能看到切中時弊的激昂批判和饒富韻味的悠閒情趣，更能據以發掘、耙梳史志文集所缺載的人事點滴。是以，歷代流傳下來的善本古籍尺牘文獻，不僅有學術參考的史料價值，更有俾於讀者認識尺牘，並了解尺牘是如何透過文字書寫，彰顯其深層的禮儀精神與倫理秩序，也可以從尺牘的文學之美中學習與品賞其章法、結構、遣詞用句，並領會文辭之中餘韻無窮的懷抱與性情。

以下，試以傳圖館藏善本古籍尺牘文獻為例，藉以探討明清以來尺牘的出版歷程、型態與內容特色。

二、明代以來尺牘文獻的出版盛況

明代之前，少有將尺牘獨立刊刻出版專集或選集，據考，最早的尺牘選本產生於北宋，^①現今可見較早的尺牘選本是明楊慎（1488-1559）纂輯的《赤牘清裁》，嘉靖初年刊刻行世。^②其後王世貞（1526-1590）依據楊慎的底本作了兩次增益，第一次是嘉靖三十七年（1558）刊刻的二十八卷本《赤牘清裁》，第二次是隆慶五年（1571）刊刻的六十卷本《尺牘清裁》，收錄從先秦到當代的尺牘文。^③

到了萬曆年間，則出現了只收當代尺牘作品的選本，如郁濬（生卒年不詳）選輯的《瑤箋》便是。^④晚明人亦注意到尺牘出版的盛況及受重視的程度，如張一中（生卒年不詳）編《尺牘爭奇》說：「當今尺牘之選，極為濫觴」。^⑤又如陳繼儒（1558-

① 趙樹功，《中國尺牘文學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70。

②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兩個版本，一是《赤牘清裁》十卷本，為明刻本；一是《赤牘清裁》四卷本，為明抄本。另外，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赤牘清裁》五卷本，為明嘉靖十三年（1534）刻本，這是筆者目前所知較早的《赤牘清裁》版本。

③ 明·王世貞編，《尺牘清裁》（收入《景印廬現藏罕傳善本叢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此刻本載錄嘉靖三十七年（1558）王世貞所寫的〈尺牘清裁敘〉，說明了二十八卷本與楊慎《赤牘清裁》的承繼關係。而王世貞在隆慶五年（1571）寫的〈重刻尺牘清裁敘〉自言：「楊用修氏所纂尺牘僅八卷，余始益之，得廿八卷，頗行世」，仍覺挂漏，於是再次增益：「……前後得六十卷，較之余刻，十益其六；比於用修，十益其九」。故可知王世貞《尺牘清裁》的隆慶五年刻本，其所依據的底本為楊慎《赤牘清裁》，以及自己所增益的二十八卷本，那麼從《赤牘清裁》到《尺牘清裁》，已經過三次的刊行。

④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以下簡稱傅斯年圖書館）藏為清光緒十四年（1888）四明提署排印本，題為《明賢瑤箋》，是書皆收明人尺牘，其〈凡例〉末，署「萬曆丁巳」，故初刻應為萬曆四十五年（1617）刊行。

⑤ 明·張一中，《尺牘爭奇》（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第十輯，第30冊），頁186。

1639)序《翰海》云：「馬不生郊，雁羽遠披，千里若面。於是尺牘一途幾為天下重」。^⑥這些都是當時人對晚明尺牘寫作及出版情況的觀察。

清初，汪繹（1671-1706）〈明人尺牘小引〉總結前代尺牘選本眾多的情形時說：「前明以來，選者數十家」。^⑦汪氏本人或輯或序，傳圖館藏不少尺牘作品，如《歸震川先生尺牘》、《錢牧齋先生尺牘》等，即出自其手。此時，也出現重要的尺牘選本，如周亮工（1612-1672）、周在浚（約1637-1707）父子編選的《尺牘新鈔》、《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弄集》、《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等。這些選本的共同特點是以「徵稿」的方式搜集尺牘，此仍延續了晚明書肆出版的徵稿形態。^⑧此外，不只收錄明人尺牘，亦收今人尺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尺牘新鈔》，學者認為：「《尺牘新鈔》水平確實很高，……其作品可以說代表了明末清初之際尺牘文學的最高水平」。^⑨該書在選例中提到所選尺牘「要於抒寫性情、標舉興會」，則表達了周氏的編選態度。

乾嘉時期是清代尺牘寫作的一次轉變，自高宗修《四庫全書》發動大規模的禁書運動，許多明末清初的尺牘選集如《如面談》、《尺牘新鈔》、《尺牘初徵》、《寫心集》等，皆在禁燬名單中。故而，尺牘的刊刻與寫作內容，不免受到影響，加以考據學的興盛，此時值得注意的是出現了一大批論學函札，對此，梁啟超（1873-1929）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特別指出：

清儒既不喜效宋明人聚徒講學，又非如今之歐美有種種學會學校為聚集講習之所，則其交換知識之機會，自不免缺乏。其賴以補之者，則函札也。後輩之謁先輩，率以問學書為贄。——有著述者則賸以著述。——先輩視其可教者，必報書，釋其疑滯而獎進之。平輩亦然，每得一義，輒馳書其共學之友相商榷，答者未嘗不盡其詞。凡著一書成，必經摯友數輩嚴勘得失，乃以問世，而其勘也皆以函札。此類函札，皆精心結撰，其實即著述也。此種風氣，他時代亦間有之，而清為獨盛。^⑩

可知清代尺牘的內容亦體現了時代的學風，使得清人尺牘有著極重要的學術思想意義，成為乾嘉學人談學問道的重要載體，後來的研究者更可從論學書札中，考察學人之間學術網絡的形成，並解決或澄清學術史中的若干問題或重大關節。例如，若是想

⑥ 明·陳繼儒，〈翰海序〉，見沈佳胤輯，《翰海》（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第20冊），頁127。

⑦ 清·汪繹，〈明人尺牘小引〉，見清·王元勳、程化騷編，《明人尺牘》（收入《景印廬現藏罕傳善本叢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

⑧ 陳鴻麒，《晚明尺牘文學與尺牘小品研究》（南投：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頁121。

⑨ 趙樹功，《中國尺牘文學史》，頁73。

⑩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頁58。

探討清代校勘學史上著名的「段顧之爭」，先從段玉裁（1735-1815）〈與顧千里書〉、〈答顧千里書〉與顧廣圻（1766-1835）〈與段茂堂大令第二書〉、〈與段茂堂大令第三書〉等論學書信下手，則是必要的第一步。

論學尺牘的風氣從乾嘉一直延續到清末以至民國，民國之後陸續出版的名人尺牘，有相當數量是論學尺牘，如傅圖館藏羅振玉（1866-1940）影印刊行的乾嘉學者與王念孫（1744-1832）、王引之（1766-1834）父子的論學書札《昭代經師手簡》。

其他，像繆荃孫（1844-1919）《藝風堂友朋書札》，收錄了晚清許多學者的論學尺牘；《張元濟傳增湘論書尺牘》，則收錄民國重要的出版家張元濟（1867-1959）與傅增湘（1872-1949）討論目錄、版本及文獻學種種的書信。

除論學尺牘外，乾嘉以來駢文的中興也帶動了駢體尺牘的風行，^⑪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許葭村（字思湄，約 1769-1856）《秋水軒尺牘》及龔未齋（字萼，號雪鴻，1738-1811）的《雪鴻軒尺牘》，二人皆長期擔任幕客，亦即俗稱的「紹興師爺」。這兩部尺牘在清末民初流通甚廣，不僅被引為尺牘寫作的範本，也常常被新編、加注出版。^⑫偏愛尺牘體的周作人（1885-1968）即言：

看《秋水軒尺牘》，在現代化的中國說起來恐怕要算是一件腐化的事。但是這尺牘的勢力卻是不可輕視的，他或者比板橋還要有影響也未可知……朱熙芝的《芸香閣尺一書》卷一中有〈致許夢花〉一篇云：「嘗讀秋水尺一書，驂古人，甲今人，四海之內，家置一編，……」。^⑬

這兩部尺牘文辭雅麗，用典工致，適合作為習文的範本；此外，遊幕師爺的尺牘往往透露出其交遊網絡，藉著其尺牘可以得知，清代中晚期下層士人的思想、心態與處境。^⑭

至於清代中後期重要的尺牘選本，當屬道光六年（1826）浙江海鹽人吳修（1764-1827）所編《昭代名人尺牘》，該書專門收羅清初至道光六百餘家、共七百三十餘札的尺牘，並以書法家為主，花了十二年苦心摹刻而成。^⑮影響所及，宣統三年（1911）陶湘（1871-1940）繼踵前人，編成《昭代名人尺牘續集》，收道、咸、同、光名家尺牘一千餘札，採用照相石印出版。

⑪ 趙樹功，《中國尺牘文學史》，頁 564-574。

⑫ 傅斯年圖書館藏民國壬子（元）年（1912）上海會文堂書局刊本《新輯秋水軒尺牘》，即是改編後加上注解的新版本。馮爾康則羅列晚清到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秋水軒尺牘》的多種版本。詳見馮爾康，《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頁 215。

⑬ 周作人，〈關於尺牘〉，《瓜豆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 130。

⑭ 目前已有研究針對《秋水軒尺牘》、《雪鴻軒尺牘》來考察紹興師爺的交遊網路與生存處境。參見王振忠，〈十九世紀華北紹興師爺網絡之個案研究——從《秋水軒尺牘》、《雪鴻軒尺牘》看「無紹不成衙」〉，《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4：71-76, 107。

⑮ 傅斯年圖書館藏為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上海集古齋石印本，即摹印自道光刻本。

晚清為尺牘發展的重要時期。從外部因素看，除了投送信件的方式甚多，¹⁶由於晚清各通商大城開始設立民信局，收送私人信箋，之後又設立海關郵局，收寄華洋信箋，因此，晚清郵驛網絡的形成，促使書信的寫作及刊登極為興盛。¹⁷從內部因素來看，此時書信成為抒發國家多難、民情義憤的形式之一，如近代思想家王韜（1828-1897）與人的書信便多談時務，他在〈弢園尺牘序〉中自言：「其中與人書，多談時務，或遂謬以經濟相許」。¹⁸其尺牘中有許多論晚清時局的知見以及憂世之心，是故，在一定意義上，王韜是以通信為世人所知、所重。

大約同時間，出現了家書出版的風潮，學者認為這是曾國藩（1811-1872）「家書」所開啓的局面，如傳圖館藏《曾文正公家書》即印行於此時。¹⁹稍後又有李鴻章（1823-1901）、左宗棠（1812-1885）、胡林翼（1812-1861）等人的家書出版，其影響甚大，李鴻章即受過曾國藩家書的薰染。²⁰這些重要人物的家書中，除可見其敘私情、教子弟以為人處世之道外，更包含其時重要的歷史事件，如曾氏家書常常提及剿伐太平天國事，此為晚清家書的特殊意義與價值。

三、尺牘文獻的出版型態

明清以來尺牘的刊刻大致分為：「尺牘專集」、「尺牘選本」、「收入別集」。上述主要針對刻本，另外還有一些為抄本，以及書儀（書信範本），則另作介紹。

（一）尺牘專集

尺牘專集指的是將個人尺牘單刻或單抄成集的，個人尺牘專集有坊刻，亦有家刻；有自己纂輯者，亦有他人纂輯者。如張所敬（生卒年不詳）輯《滄溟先生尺牘》、²¹沈一貫（1531-1615）選《弇州先生尺牘選》、²²陳宏謀（原名「弘謀」，1696-1771）《陳文恭公手札節要》等。²³

¹⁶ 馮爾康指出，清人信件的投送有官差、官郵、商號，或派家人、或托友人，甚至輾轉相托等。見馮氏著，《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頁193。

¹⁷ 鄭振環，〈清代書札文獻的分類與史料價值〉，《史林》2006.5：177。

¹⁸ 清·王韜撰，〈弢園尺牘序〉，《弢園尺牘》（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第100輯），頁4。

¹⁹ 傅斯年圖書館藏為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上海商務印書館印本。

²⁰ 趙樹功，〈中國尺牘文學史〉，頁586、593-599。

²¹ 明·李攀龍撰，明·張所敬輯，《滄溟先生尺牘》（收入《和刊本漢籍文集》〔東京：汲古書店，1978〕，第15輯）。

²² 明·王世貞撰，明·沈一貫選，《弇州先生尺牘選》（收入《和刊本漢籍文集》〔東京：汲古書店，1978〕，第15輯）。

²³ 清·陳宏謀撰，《陳文恭公手札節要》（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六年徐澤醇刻本）。

傳圖館藏善本古籍方面，則有明楊嘉祚（生卒年不詳）《廣陵濤尺牘》（崇禎十四年〔1641〕刊本）、顏繼祖（?-1639）《雙魚集》（崇禎六年〔1633〕刊本）、歸有光（1501-1571）《歸震川先生尺牘》（康熙三十八年〔1699〕常熟顧氏如月樓刊本）、申時行（1535-1614）《綸扉簡牘》（明長洲郭昌言刊本）、錢謙益（1582-1664）《錢牧齋先生尺牘》（康熙三十八年〔1699〕常熟顧氏如月樓刊本）、姚鼐（1731-1815）《惜抱先生尺牘》（宣統元年〔1909〕小萬柳堂據海源閣本重刊本）、張文虎（1808-1885）《舒藝室尺牘偶存》（同治、光緒間刊本）等等，前兩者為罕見版本。

這些尺牘專集刊刻的動機與內容都不一定，像是當時政治上的名公如葉向高（1559-1627）、申時行的尺牘專集，就多收正式的公文書信或論及國家大事的尺牘；葉向高即在《續綸扉尺牘》自序中說：「余平生尺牘皆焚其稿，惟前次在綸扉，有關係時政者間存之」；²⁴明人徐燊（1570-1642）為《雙魚集》作序，認為顏氏尺牘並非工麗偶敘寒暄之一類，但在「陳國事之是非，談時政之得失」之中，又有「詞華丰采」，即推崇他的尺牘既言之有物，又有好的文筆；楊嘉祚在《廣陵濤尺牘》自序中說明刊刻尺牘的動機是後生晚輩認為他的尺牘「必有奇觀，可香齒牙」。

上述的許多尺牘作者在選錄尺牘的觀念上，以陳國事時政等書信為選錄對象，尺牘因此成為立言的載體。

（二）尺牘選本

明清時期，尺牘選本出版豐富，多為書坊所刻，具有商業性及實用性。如顧起元（1565-1628）編《盛明七子尺牘註解》、²⁵屠隆（1542-1605）編《歷朝翰墨選註》、²⁶陳繼儒編《補選捷用尺牘雙魚》等。²⁷此時情書選集也出現了，如鄧志謨（1559-?）輯《豐韻情書》，²⁸就收錄許多晚明女性與文士的書信往來，由出版現象可知尺牘在明清受歡迎的程度。

傳圖館藏善本古籍尺牘選本有明項桂芳（生卒年不詳）輯《車書樓彙輯當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新集》（明泰昌元年〔1620〕金陵書坊傳春溟刊本）、鍾惺（1574-1624）纂輯《如面譚二集》（明金閶雅言堂刊本）、李國祥（生卒年不詳）選《古今濡削選章》

²⁴ 明·葉向高撰，《後綸扉尺牘》（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第64冊），〈續綸扉尺牘序〉，頁592。

²⁵ 明·顧起元編，《盛明七子尺牘註解》（收入《和刊本漢籍文集》〔東京：汲古書店，1979〕，第20輯）。

²⁶ 明·屠隆編，《歷朝翰墨選註》（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第324冊）。

²⁷ 明·陳繼儒編，《補選捷用尺牘雙魚》（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末刊本）。

²⁸ 明·鄧志謨編，《豐韻情書》（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景萃慶堂余氏刊本）。

（萬曆二十九年〔1601〕刊本）、郁澹選輯《瑤箋》（光緒十四年〔1888〕重刻本），以及王元勳（生卒年不詳）等輯《明名人尺牘小品》（光緒七年〔1881〕常熟抱芳閣刊本）、顏光敏（1640-1686）《顏氏家藏尺牘》（道光二十七年〔1847〕番禺潘氏刊本）、黃本驥（1781-1856）輯《明尺牘墨華》（道光中湘陰蔣瓊古香書閣刊本）、鄧元鏞（1848-?）輯《國朝尺牘》（光緒十七年〔1891〕刊本）等等，前者為罕見版本。

上述的尺牘選本大多為書肆營利用的商業出版品，以標舉「當代」、「國朝」的「名公」尺牘選集為例，這些選集可能吸引了當時廣大的士子，藉由當代「名公」的尺牘文見識或學習其風華文采，這些當代的名公尺牘傳誦甚廣，像是後七子中的李攀龍（1514-1566）、王世貞，以及其他著名文人如陳繼儒、袁宏道（1568-1610）、錢謙益、袁枚（1716-1797）等，在明清各種標榜名公的尺牘選本中都是常出現的作者。

此外，商業性的尺牘選本，有的為了方便讀者閱覽與應用，會就內容加以分類，如沈佳胤（生卒年不詳）《翰海》以及名為鍾惺所輯《如面談》、《如面譚二集》等；也有未就內容分類、僅標示作者的尺牘選本，如許以忠（生卒年不詳）輯《精選當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凌迪知（1529-1600）編《國朝名公翰藻》、張一中《尺牘爭奇》以及項桂芳輯《車書樓彙輯當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新集》等。

（三）收入別集

明清時期出版的文集，許多都有專卷收錄尺牘，這是從宋代後才漸為普及，清人桂馥（1736-1805）跋《顏氏家藏尺牘》即云：「古人尺牘不入本集，李漢編《昌黎集》、劉禹錫編《河東集》俱無之。自歐、蘇、黃、呂，以及方秋厓、盧抑南、趙清曠，始有專本」。²⁹此處的「專本」，指的是專收為一集或一卷的尺牘。尺牘於宋朝開始受文人注意，及至明清文人寫作尺牘的風氣甚為普遍。

茲舉傳圖館藏善本古籍文集中收有尺牘專集或專卷者，其中多為著名文人：明湯顯祖（1550-1617）《玉茗堂全集》（天啓元年〔1621〕刊本）；申時行《賜閒堂集》（萬曆四十四年〔1616〕刊本）；孫承宗（1563-1638）《高陽詩文集》（嘉慶十二年〔1807〕重刊本）；袁宏道《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明末南雍周文煒刊大業堂重刊本）；馮琦（1559-1603）《宗伯集》（萬曆三十五年〔1607〕刊本）；陳懿典（1554-1638）《陳學士先生初集》（萬曆間刊本）卷二十一；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崇禎間刊本）；清錢秉鐙（1612-1693）《藏山閣文存》（光緒三十四年〔1908〕龍潭室主排印

²⁹ 清·顏光敏輯，《顏氏家藏尺牘》（收入《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第60種），卷四，頁89上。

本)；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光緒中刊本)；吳汝綸(1840-1903)《桐城吳先生全書》(光緒二十八年〔1902〕吳氏家刻本)；俞樾(1821-1906)《春在堂全書》(光緒二十五年〔1899〕重刊本)等。

(四) 其他

1. 鈔本、稿本

有些尺牘集則是未經出版的鈔本、稿本，這類尺牘現存較為稀少。諸如明末祁彪佳(1602-1645)《遠山堂尺牘》為祁氏遠山堂抄本；^{③⑩}陸深(1477-1544)《儼山尺牘》為清東吳陸氏抄本；^{③⑪}柳如是(1618-1664)《柳如是尺牘》為清徐康抄本，^{③⑫}是現今少見的女性尺牘專集。傳圖館藏方面則有倪元璐(1593-1644)《倪文正公尺牘逸稿》為道光年間鈔本；包世臣(1775-1851)《靖海十二札》為述祖德堂清稿本；李佐賢(1807-1876)《李佐賢手札》為同治年間手寫本；陳介祺(1813-1884)《陳簠齋手札》為原蹟黏貼本。

2. 書儀活套

明清尺牘中還有「書儀活套」類。書信在古代是實用性強的文體，一般的平民百姓亦有書信往來的需求。書儀在魏晉南北朝時已經出現，發展至宋代，內容更為擴充，包含各種公私文書的格式、禮儀規範、以至封緘方式等等細節，依使用對象、場合、情境的不同，除了有範例外，並有用語活套的出現，供人參考套用。^{③⑬}到了晚明，日用類書中大多可見書儀。^{③⑭}因為這樣的書啓活套範本隱含豐富的世態人情，故可以成為洞察當時社會生活的獨特窗口。^{③⑮}

傳圖館藏如清陸九如(生卒年不詳)、伴梅主人(生卒年不詳)等人纂輯的《新增來往達衷書札》(道光二十六年〔1846〕五桂堂刊本)、《增廣寫信不求人》(光緒三十四年〔1908〕守經堂石印本)，收錄有大量人事敘情和社會往來的書信問答範本，可供讀者便利選用。

^{③⑩} 明·祁彪佳撰，《遠山堂尺牘》(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末祁氏遠山堂抄本)。

^{③⑪} 明·陸深撰，《儼山尺牘》(上海：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東吳陸氏抄本)。

^{③⑫} 明·柳如是撰，《柳如是尺牘》(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徐康抄本)。

^{③⑬} 朱惠良，〈宋代冊頁中之尺牘書法〉，收入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宋代書畫冊頁名品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頁14-15。

^{③⑭} 據研究，至少有十八套日用類書於晚明刊行，而「書儀」與「書啓範式」的著錄，幾乎已為此類著作必備的內容。見陳鴻麒，《晚明尺牘文學與尺牘小品研究》(南投：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頁114。

^{③⑮} 劉天振，《明代通俗類書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頁144。劉天振另有專文討論從家書活套透視明代後期的家庭倫理問題，見劉天振，〈從家書活套透視明代後期家庭倫理危機——以萬曆間刊《萬用正宗不求人》的「書啓門」為考察中心〉，《齊魯學刊》2007.6：2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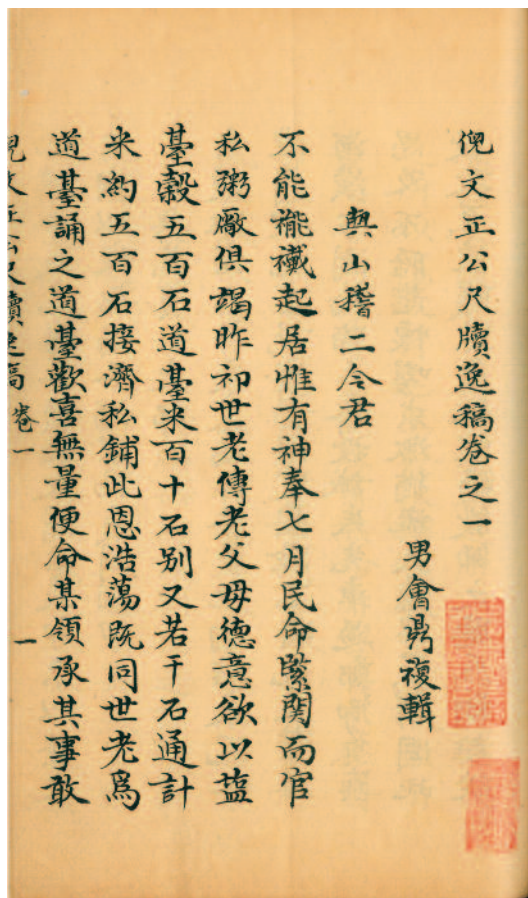
四、傳圖館藏珍稀尺牘文獻選介

針對傳圖館藏特色，本文特別挑選稀見的尺牘文獻三種：《倪文正公尺牘逸稿》、《廣陵濤尺牘》與《車書樓彙輯當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新集》。除介紹著者、體例與版本外，也希望透過尺牘範文的選介、賞析，進一步引發學者研究的興趣。

（一）《倪文正公尺牘逸稿》

明倪元璐撰，清倪會鼎（1620-1706）輯。元璐字玉汝，號鴻寶，浙江上虞人，明代書法家。天啓二年（1622）進士，歷官翰林院編修、戶部尚書、禮部尚書。明末李自成入京，自縊死，福王諡文正。著有《兒易外儀》、《兒易內儀》、《鴻寶應本》、《代言選》、《倪文貞公文集》等。倪會鼎，字子新，晚號無功，倪元璐子。著有《明儒源流錄》、《古今疆域合志》等。

倪元璐文集流傳頗多，所收錄以詩文爲多，尺牘在集子中的比重不高。本書爲現今僅存倪元璐的尺牘專集鈔本（圖一），全書六卷，共收錄317則，據書前道光年間胡琦序，本書爲倪會鼎所輯，因未曾刊刻所以稀見。胡琦心有同感地說：「倪鴻寶公遺集甚夥，海內諸儒競相傳錄，往往膾炙人口。大抵詩文居多而尺牘多所遺逸。傳之有曰：『文以足言，言以足志，不言誰知其志』。又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則書啓一門由來尙也』。文正公爲一代名流，其尺牘缺畧不少，概見亦時時見於他集，每以未窺全豹爲恨事」。因爲推崇倪氏的學養與人品，胡琦特別重視能表現作者真性情的書信，他很積極地收羅，所以當他在倪氏後人處看到該逸稿後，縱使所費不貲也想要鈔得一部。誠如胡氏所云，本書所收大多不見於集子，現引數篇述之：



圖一：明·倪元璐撰，《倪文正公尺牘逸稿》

1. 卷一〈與山稽二令君〉

不能襤褸起居，惟有神奉。七月民命緊關，而官私粥廠俱竭。昨祁世老傳老父母德意，欲以鹽臺穀五百石，道臺米百十石，別又若干石，通計米約五百石，接濟私鋪。此恩浩蕩，既同世老為道臺誦之，道臺歡喜無量，便命某領承其事，敢此請命，或先將各項米數開示，或即示以發米日期，以便部署各鋪，宣揚義問顯切。³⁶

崇禎九年（1636）劉孔昭疏訐倪氏，元璐罷官歸里，單純從事學術詩文之業，遇到地方生事，他依舊秉持經世致用的信念服務鄉里。崇禎十五年（1642）在發生飢荒的浙江山陰地區，倪氏不僅幫忙縣令撰寫文告，還自願負責發放賑糧工作。這則寫給縣令的信，鉅細靡遺的記載確實可以補充史料之不足。

2. 卷六〈與胡壻〉

自聞老堂訃信，至今心痛如刺，天之報施柏舟何其爽也。愚遠在三千里外，不能奮飛憑棺一慟，鬱不可言。寄奉代銀八兩，乞為備一牲一醴，告之靈。惟自處涼薄，不能豐碩以薦，愧甚愧甚。外孫啼笑想當日，進幸善護之。³⁷

誠如劉勰《文心雕龍·哀弔》所云：「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³⁸這封情感濃厚的信，深刻表達倪氏對喪事的哀傷，雖然自己的處境不順遂，也因為距離遙遠無法親自弔唁，但這封充滿哀愁的信卻能讓人如實感受。

3. 卷五〈答錢公謙益〉

恒星豆離，受於大紫。諸峯劍列，折於中黃。靈蛇人握宗於台臺矣。往林墳典，今代刀球，浩吳興之了十，蠱孝公之無雙，不其然乎。托稱茂陵，抗章弘景。中朝之士，增饑倍渴。墮懷失趨，及其遁思，取佛溫文下徵，則又莫不風絮相顛，雲將自踊如東山之詔快扶杖之觀，華山之聞有墮驢之笑。伏惟上體，軒黃東階，待鳳之情，下狗關尹。西谷占牛之意，菌芝割夢，松石剡情不俟之誠則上忠之軌，某歌鄉唱景，自兒時已然，亦為家仲文嬉，並此師事鵠題烏及其義矣。驚垂至教條達鈍聞，猶飢十朝享於八俎，倉皇脩報，失其倫歸，恐鼃鼓之噌噌答咸池其已瀆也。³⁹

³⁶ 明·倪元璐撰，清·倪會鼎輯，《倪文正公尺牘逸稿》（臺北：傳斯年圖書館藏清道光年間鈔本），卷一，頁1a-1b。

³⁷ 同上書，卷六，頁1a。

³⁸ 梁·劉勰撰，《文心雕龍》（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第109冊），卷三，頁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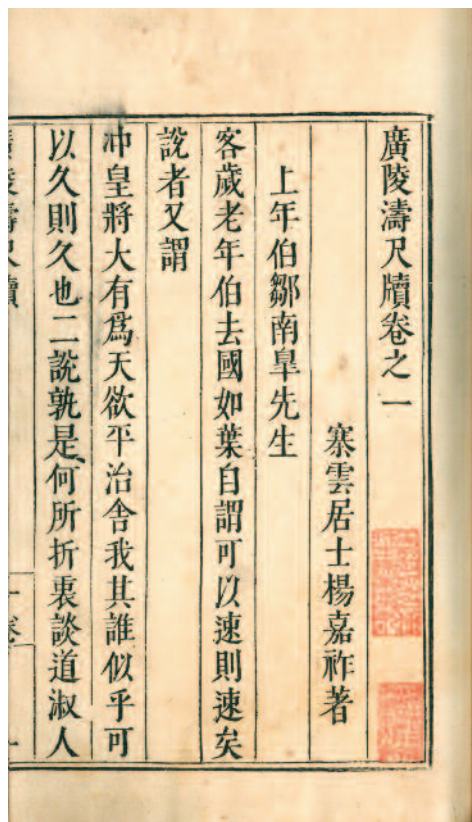
³⁹ 明·倪元璐撰，清·倪會鼎輯，《倪文正公尺牘逸稿》卷五，頁17b-18b。

這封寫給錢謙益的信，幾乎句句用典，行文莊重謹嚴，除可見作者的文采性情之外，更可見作者詩文寫作的學識根底，這是一則絕佳的駢體尺牘範例。

(二)《廣陵濤尺牘》

明楊嘉祚撰，嘉祚字邦隆，號寒雲居士，江西泰和人。萬曆四十四年（1616）進士，官至廣西左江道副使，其先任官於維揚（即揚州），正值遼左之變，積極徵兵籌措糧秣，頗有聲名。書法清古，與王寵（1494-1533）筆法相類，寫墨竹有風寒暑雨之致。編著有《華嚴原人論合解》、《廣陵濤尺牘》等。（圖二）

本書刻行頗晚，楊氏尺牘大都收錄其中（共計 334 則），且為作者的親自編輯。據書前楊氏自序云：「余以小寶余第，舉手向海若而一笑耳，乃諸子聞廣陵濤而不知其狀。以余當年與波上下，必有奇觀可香齒牙，余聊出蠹餘三百牘授之曰：『廣陵之濤』。在是諸子愕然曰：『異哉！所聞於陸濤也』。遂編次成帙凡三卷而以是名弁諸首」。可知楊氏取諸意在言外的本書確有其可觀之處。



圖二：明·楊嘉祚撰，《廣陵濤尺牘》

關於本書的收藏情況，就筆者目前查考，臺灣地區僅傳圖收藏，中國大陸則未見典藏者。又，楊氏在政治、藝術與佛學領域皆有涉足，故該書成了研究其人其事的重要參考。下引數則述之：

1. 卷一〈上座師李懋明先生〉

國步多艱，支撐匪易，保大定傾前無望。於悠悠者非常之原，有待非常之人，師何辭於仔肩耶？竊嘗扼腕，蕞爾小醜，能窘中國之物力；又能窘中國之人才；兼能窘盡中國之議論。夫夷狄亂華，自古而有，而三窘之辱，則千古所未有也！在邊在庭，非祚下吏所敢置喙，第就淮揚言之：南北咽喉，徵兵徵餉，行齋居送，搜括之令如霜；催科之牒如雨；追呼之急如火；人人言亂，喜亂思亂，直觀望而為亂耳，有如登萊告急，山海不支，恐淮揚一片地河決魚爛，所不忍言。不肖念此，聞雞起舞，枕不敢高者也。今計臣籌國，一味剝削腹裏之

元氣，以灌輸一遼；而不知腹裏之奴，首有甚于遼，故敢向師一微言之耳。^{④0}

李懋明即李邦華（1574-1644），字孟闇，號懋明，江西吉水縣人。李氏為陽明學派在江西的第四代傳人，江右王學羅洪先支派，歷經胡直、鄒元標四傳至邦華，內涵外緣均有相當大的轉變；惟此派學人堅守知行合一、治學謹嚴的原則，始終未曾改變。邦華最後以死殉國，真正實踐了該派的精神。本文是楊嘉祚對老師李邦華的剴切直陳國事，文辭緊湊激進，可看出作者亟需得到認同的心態。

2. 卷一〈與永生州遊擊程相如〉

繫騏驥之足，不能望其千里，如麾下慷慨壯猷，豈堪伏櫪？當令蹀躞萬里，以盡其追風逐電之勢，不佞所願拭目以觀也。聞榮任永生，不勝雀躍，壁壘從此改色矣。募臺于麾下，有國士之慕，何日抵海陵以塞其望，承別緒縷縷，一片熱腸，真足貫虹蝕昴。不佞款啓，實賴指南，謹一一熟籌以俟麾下商也。^{④1}

這是一封道賀友人程相如新任永生州遊擊的信。信的一開頭使用慷慨激昂的語言恭維程氏，直抒程氏相當適合這個職位，也可見作者溢於言表的祝福，最後則以約期見面指教當作這封祝賀信的結尾。

3. 卷三〈與袁中軍九牧〉

曩歲承乏，邗溝足下，精悍之色，溢于眉睫，倘騁得時之駕，御以滕王之風，此日勳名，當在麟閣。奈何澆汗吳坂，窘步鹽車，竟稿項黃馘，以至今日哉。昨聞流寇豕突，蕪城震動，幸免蹂躪，壯猷碩畫，必見一班，或可借資以階尺寸，而伏櫪老驥，猶故吾也，讀來翰妮妮徒增浩嘆而已。^{④2}

本札問候友人袁九牧之近況，開頭說起過去作者所瞭解的袁氏，除了敘舊當然不免禮貌性的恭維。因為職務性質與武備相關，對自己現狀不甚滿意的楊嘉祚，亦想藉助其學識與經驗為借鏡。

（三）《車書樓彙輯當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新集》

明項桂芳輯，許以忠選，王世茂註。項桂芳，號楚東，浙江嘉興人。由明經通判韶州，以清肅聞。歸里後日事詩酒，與名流相酬唱，所著有《歸來草》。許以忠，字貫日，安徽繁昌縣人。王世茂，字爾培，江西金溪人，萬曆年間在南京開設書坊「車

^{④0} 明·楊嘉祚撰，《廣陵濤尺牘》（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四年〔1641〕刊本），卷一，頁2a-3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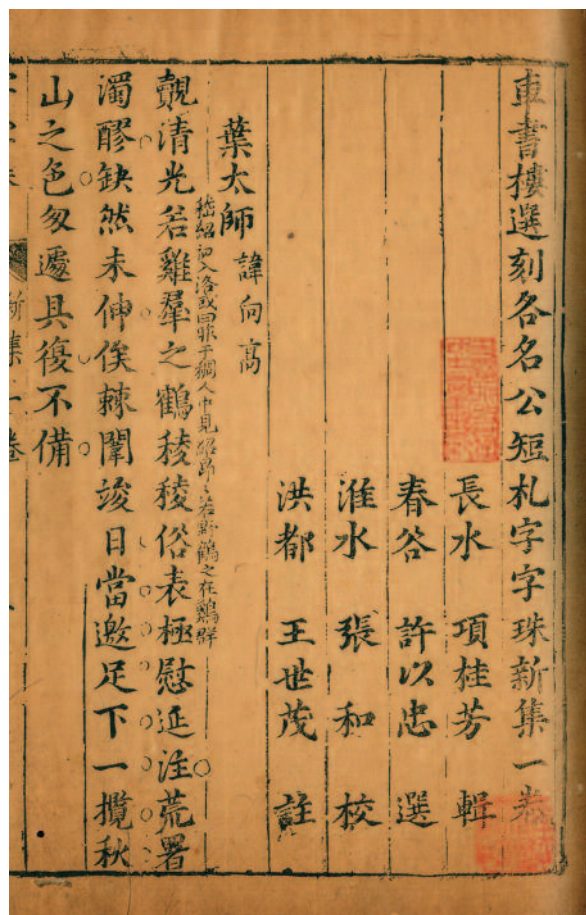
^{④1} 同上書，卷一，頁48a-48b。

^{④2} 同上書，卷三，頁95a-95b。

書樓」，曾刻印《新刻呂涇野先生校正中秘元本》、《車書樓選刻歷朝翰墨鼎彝》、《車書樓選注名公新語滿紙千金》、《中唐十二家詩集》、《旁注雲箋》與《新刻旁注四六類函》等。⁴³可見「尺牘類」文獻是王氏車書樓編輯與出版的大宗。

版本為明泰昌元年（庚申，1620）金陵書坊傅春溟刊本，雖非王氏所刻，但王氏亦為該書的重要校註者。該書除了營利外的編輯旨趣，據書前項桂芳序，乃在於：「吾意此道於交游中尤有深助，……撫琴調鶴之餘，映憲拂几循環吟諷，宛然與海河賢豪長者形神相紹、肝隔相照，庶幾古人之素交猶有存焉」。

首冊書名頁題為《車書樓彙輯當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新集》，共計六卷，收錄 671 則當代（晚明）名公的尺牘。其中，卷一至卷四卷端題名為《車書樓選刻各名公短札字字珠新集》，各則以作者姓名為題，未標出篇題（圖三）；卷五卷端題名為《車書樓精選各名公短札字字珠新集》，全為丁惟暄（字以舒，安徽休寧人）所撰作，有篇題；卷六卷端題名為《精選當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新集》，標出篇題，下註作者。



圖三：明·項桂芳輯，《車書樓彙輯當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新集》

⁴³ 瞿冕良編著，《中國古籍版刻辭典》（濟南：齊魯書社，1999），頁 60。

本書選錄著眼於編者所及見之名人，從這些大量的所謂名公尺牘中不僅可看到名人交往軼事與時代風尚，某些不入文集的短篇小札亦是文史研究者的重要參考。下引數則述之：

1. 卷二〈屠儀部諱隆〉〔原書無題名〕

夜集南屏翠微，美姬壓酒，韻士路高談，鐘漏半殘，索即相賞此夕，足空千古。朝起偶有得句加美勝情書箋頭求政。湖上之約，請月明時，醉臥段橋，花影耳。^{④④}

小品文發展到晚明而盛極。明人小品受個性解放思潮的影響，從文以載道的傳統向消遣自適轉變，從摹古向師心自運轉換，形成一種最爲自由的文體。屠隆在這篇「尺牘小品」中生動描繪夜晚宴飲之趣，極真實地反映這種自由的閒適之情。

2. 卷二〈孫比部諱成憲〉〔原書無題名〕

曲徑幽林，清風夕照，而衣亭之中，荷香襲襲，真是賞心。第酣桑落飽蘭肴，則飲德太深少焉。廣庭嘯月，瑤光滿襟，且聆霓裳羽衣之曲，翩翩欲仙，媿以家蔬濁酒，則寔負清漏之沉耳。夙興尚醒，口占布謝。^{④⑤}

明人小品追求「真」、「趣」，把詩歌體制融入散文，追求獨特的意境情韻。文人邀集宴飲，在引領入深幽的過程中，此唱彼和，且歌且樂，不論視覺、聽覺還是味覺皆是饗宴，以詩入文的尺牘小品亦有無限想像之意境。

3. 卷五丁惟暄〈與李忠言〉

以忠言之才，何遠不可到，何高不可攀，乃過自貶損。就弟談文，夫文出于法而入于意，其微妙之極不法而法，有意無意，乃爲上乘耳。區區管窺，博足下有以證之。歲月不淹，勉旃努力。^{④⑥}

作者很推崇李忠言的文章，提出寫作應如李氏般「出于法而入于意，其微妙之極不法而法，有意無意」，方爲上乘。而要能夠達到這種境界，除了身體力行，更需要長時間的歲月積累。

^{④④} 明·項桂芳輯，明·許以忠選，明·王世茂註，《車書樓彙輯當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新集》（臺北：傳斯年圖書館藏明泰昌元年〔1620〕金陵書坊傳春溪刊本），卷二，頁30b-31a。

^{④⑤} 《車書樓彙輯當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新集》卷二，頁47b-48a。

^{④⑥} 《車書樓彙輯當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新集》卷五，頁44b。

五、結語

尺牘作為一種應用文體，很早即被廣為利用，因而現今仍留存許多古代的尺牘文獻。在今日，各式各樣的尺牘文獻依然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諸如以下幾點說明：

（一）提供難得的文獻史料

尺牘中有豐富的文獻內容，保留了許多未公開或難以記載的史實，可作為研究古代政治、經濟、文化、民俗的重要材料。此外，一些尺牘則保存書信作者的詩文，可補充其文集或總集所未收錄者。

（二）呈現作家的真實面貌

尺牘是研究作家、學者等人物生平、思想、情感、個性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透過尺牘，我們常能得到比看作者作品更為明晰的意見，故若將尺牘與文集相互參閱，則可更了解作者的思想精神。

（三）豐富文學史的研究

尺牘的文學價值在某種程度上可與詩文等量齊觀，晉宋小簡及明清尺牘有不少極富文學性的篇章，可納入文學範疇中來討論。另，尺牘能夠直觀地反映出文壇風尚、文人心態及審美趣味的變化，亦是研究文學史的重要依據。

（四）展現文物藝術之美

尺牘的文物藝術價值，主要體現在書法、用箋、印章、題記、裝幀等。尺牘與古代書法的關係極為密切，私人間的書信往來為書法提供了極佳的發揮空間。故今人的書法研究中，尺牘書法即是很重要的研究對象。

其中，流傳最廣的明清時期尺牘文獻，不僅有眾多代表性作家，書信作品種類也愈加豐富多采。許多明清尺牘都兼顧了文學性與實用性兩個特色，從其實用特質之文體慢慢演變為純粹情感抒發的尺牘文，不僅保留有不少研究素材，當然，其文學性也未曾稍減，皆值得吾人細讀與品味。

六、傳圖館藏善本古籍尺牘文獻目錄

❖ 收錄原則

- (1) 依據傳圖館藏現況，本目錄先以「善本室」與「古籍線裝書室」區分，專室下又分尺牘「專集」（雖收入別集，但有獨立起迄內容者，亦收錄於此）、尺牘「選本」兩種類型。
- (2) 原則上收錄一九一一年以前書寫或印刷者，除此，凡具有古典裝訂形式之中文尺牘類書籍亦在收錄範圍。
- (3) 相同書籍不同版本兼收；相同版本不同舊藏者兼收。
- (4) 書名、編著者、版本、所屬集叢等內容，係根據傳圖館藏目錄所建置。
- (5) 同類著作依編著者時代排列，若時代相同則依首字筆畫排序；編著者時代未知者置於後，依首字筆畫排序。

（一）善本室

I. 專集

1. 《山谷老人刀筆》二十卷，宋·黃庭堅撰，明刊花口本。
2. 《綸扉簡牘》十卷，明·不著撰人，明長洲郭昌言刊本。
3. 《王文端公尺牘》八卷《奏疏》四卷《詩集》二卷，明·王家屏著，明·傅新德校，明萬曆間傅新德校刊本。
4. 《倪文正公尺牘逸稿》六卷，明·倪元璐撰，清·倪會鼎輯，鈔本。
5. 《廣陵濤尺牘》三卷，明·楊嘉祚撰，明崇禎十四年刊本。
6. 《歸震川先生尺牘》二卷，明·歸有光撰，清康熙三十八年常熟顧氏如月樓刊本。
7. 《雙魚集》七卷，明·顏繼祖著，明崇禎六年刊本。
8. 《王懿榮手札》，清·王懿榮撰并書，清同治末至光緒十年手寫本。
9. 《靖海十二札》不分卷，清·包世臣撰，述祖德堂清稿本。
10. 《吳式芬手札》，清·吳式芬撰并書，清道光咸豐年間手寫本。
11. 《吳雲手札》，清·吳雲撰并書，清同治光緒年間手寫本。
12. 《李佐賢手札》，清·李佐賢撰并書，清同治年間手寫本。
13. 《李璋煜手札》，清·李璋煜撰并書，清道光年間手寫本。
14. 《倦圃曹秋嶽先生尺牘》二卷，清·曹溶撰，清·胡泰選，清初含暉閣刊本。
15. 《許印林先生札》，清·許瀚撰，原信貼本。

16. 《許印林先生詩草書牘》，清·許瀚撰，收入《攀古小廬遺集》，第39冊，清道光咸豐間稿本、同治光緒間清本及光緒重鈔本。
17. 《許印林先生傳及書牘》，清·許瀚撰，收入《攀古小廬遺集》，第40冊，清道光咸豐間稿本、同治光緒間清本及光緒重鈔本。
18. 《陳簠齋手札》，清·陳介祺撰，原蹟黏貼本。
19. 《錢牧齋先生尺牘》三卷，清·錢謙益撰，清康熙三十八年常熟顧氏如月樓刊本。
20. 《李公問漁書札》，不著撰人，不著版本。
21. 《姜桂題函札》，姜桂題藏，清末民國初年間桃紅原牋粘貼本。
22. 《竹堂說帖》一卷，蔡毓茂著，鈔本。
23. 《南堂說帖》一卷，蔡毓茂著，鈔本。

II. 選本

1.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甲集十二卷，乙集九卷，丙集五卷，丁集五卷，戊集五卷，己集七卷，庚集二十四卷，辛集十卷，壬集十二卷，癸集十一卷，后甲集八卷，后乙集三卷，后丙集六卷，后丁集八卷，后戊集九卷，元·劉應李編，元刊本。
2. 《崇禎名臣敘功疏》殘本附錄《書札》一卷，明·不著編人，明刊本。
3. 《古今濡削選章》四十卷，明·李國祥選，明萬曆二十九年刊本。
4. 《車書樓彙輯當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新集》六卷，明·項桂芳輯，明·許以忠選，明·王世茂註，明泰昌元年金陵書坊傅春溟刊本。
5. 《如面譚二集》十八卷，明·鍾惺纂輯，明金閶雅言堂刊本。
6. 《德清同事諸友芳名》不分卷，清·不著撰人，鈔本。
7.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二十四卷《總目》一卷，清·吳修編，鈔本。
8. 《龍巖草堂友牘》，不著編人，墨蹟手稿。

(二) 古籍線裝書室

I. 專集

1. 《文信國書牘》，宋·文天祥撰，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第4版。
2. 《王梅溪尺牘》，宋·王十朋撰，上海：商務印書館，1918初版。
3. 《呂東萊書牘》，宋·呂祖謙撰，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第3版。
4.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十卷，宋·孫覿撰，宋·李祖堯編注，清·蔡焯、蔡龍孫增訂，清乾隆間重刊本。

5.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十卷，宋·孫覲撰，宋·李祖堯編注，清·蔡焯、蔡龍孫增訂，收入《常州先哲遺書》，第一集，集類，第23-24冊，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武進盛氏刊本。
6. 《曾南豐尺牘》，宋·曾鞏撰，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再版。
7. 《黃山谷書牘》，宋·黃庭堅撰，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國難後第1版。
8. 《六松堂詩集》九卷《詩餘》一卷《文集》三卷《尺牘》一卷，明·曾燦著，收入《豫章叢書》，第153-160冊，民國四年（1915）南昌豫章叢書編刻局刊本。
9. 《董禮部集》六卷《尺牘》二卷，明·董嗣成著，劉承幹重編，收入《吳興叢書》，第155-156冊，民國十七年（1928）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
10. 《歸震川書牘》，明·歸有光撰，上海：商務印書館，清宣統三年（1911）初版。
11. 《歸震川書牘》，明·歸有光撰，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第4版。
12. 《健餘先生尺牘》四卷，清·尹會一撰，收入《畿輔叢書》，第426冊，清光緒五年（1879）定州王氏謙德堂刊本。
13. 《虛受堂書札》二卷，清·王先謙著，收入《葵園四種》，第14-15冊，民國十年（1921）重刊本。
14. 《問青園尺牘》一卷，清·王晉之撰，收入《問青園集》，第4冊，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刊本。
15. 《左文襄公書牘》二十六卷，清·左宗棠撰，收入《左文襄公全集》，第71-96冊，清光緒中刊本。
16. 《左文襄公書牘》二十六卷附《家書》二卷，清·左宗棠撰，刊本闕大本。
17. 《歸來草堂尺牘》一卷，清·吳兆騫撰，收入《合衆圖書館叢書》，第一集，第14冊，民國三十四（1945）年石印本。
18. 《尺牘》五卷《補遺》一卷《論兒書》一卷，清·吳汝綸撰，收入《桐城吳先生全書》，第15-20冊，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吳氏家刻本。
19. 《兩疊軒尺牘》十二卷，清·吳雲撰，清光緒間刊本。
20. 《頤園書牘》二卷，清·李本方撰，民國十五年（1926）排印本。
21. 《石泉書屋尺牘》二卷，清·李佐賢撰，收入《石泉書屋全集》，第8冊，清同治十年（1871）李氏刊本。
22. 《十三峯書屋書札》四卷，清·李榕撰，收入《李申夫先生全集》，第3-6冊，清光緒十六年（1890）刻於龍安書院刊本。
23. 《李忠武公書牘》二卷，清·李續賓撰，收入《李忠武公遺書》，第3-4冊，清光緒十七年（1891）甌江巡署刊本。
24. 《寄螺行館書牘》二卷，清·杜俞撰，收入《海嶽軒叢刻》，第7冊，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排印本。

25. 《黃陵書牘》二卷，清·杜俞撰，收入《海嶽軒叢刻》，第4冊，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排印本。
26. 《采菽堂書牘》二卷，清·杜俞撰，收入《海嶽軒叢刻》，第6冊，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排印本。
27. 《周文忠公尺牘》二卷《雜文附錄》一卷，清·周天爵撰，清同治七年（1868）蘇松太道署刊本。
28. 《春在堂尺牘》六卷，清·俞樾撰，收入《春在堂全書》，第133-134冊，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重刊本。
29. 《惜抱先生尺牘》八卷，清·姚鼐撰，清宣統元年（1909）小萬柳堂據海源閣本重刊本。
30. 《書札記事》四卷，清·柳堂撰，收入《筆諫堂全集》，第24-25冊，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筆諫堂藏本。
31. 《胡文忠公書牘》一卷，清·胡林翼撰，見清·胡兆春撰，《尊聞堂文集·附錄》，收入《胡氏遺書七種》，第2-4冊，民國十年（1921）排印本。
32. 《宦黔書牘》六卷，清·胡林翼撰，清·鄭敦謹、清·曾國荃纂輯，收入《胡文忠公遺集》，第17-19冊，清光緒元年（1875）湖北崇文書局重刊本。
33. 《撫鄂書牘》二十五卷，清·胡林翼撰，清·鄭敦謹、清·曾國荃纂輯，收入《胡文忠公遺集》，第20-31冊，清光緒元年（1875）湖北崇文書局重刊本。
34. 《胡文忠公手札》不分卷，清·胡林翼撰，張瑞之鈎刊，拓本。
35. 《端敏公函牘》二卷，清·袁甲三撰，收入《項城袁氏家集》，第23-24冊，清宣統三年（1911）清芬閣排印本。
36. 《小倉山房尺牘》十卷附《牘外餘言》一卷，清·袁枚著，收入《隨園全集》，第22-23冊，上海：文明書局，1918，石印本。
37. 《小倉山房尺牘》十卷，清·袁枚撰，收入《隨園三十種》，第24-26冊，清乾隆嘉慶間刊巾箱本。
38. 《音註小倉山房尺牘》十卷《補遺》八卷，清·袁枚著，胡光斗箋釋，上海：掃葉山房，1930，石印本。
39. 《音註小倉山房尺牘》十卷《補遺》八卷，清·袁枚著，胡光斗箋釋，上海：掃葉山房，1930，石印本（舊藏者不同）。
40. 《音註小倉山房尺牘》八卷《補遺》，清·袁枚著，胡光斗箋釋，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申昌書局石印本。
41. 《文誠公函牘》二卷，清·袁保恒撰，收入《項城袁氏家集》，第33-34冊，清宣統三年（1911）清芬閣排印本。
42. 《閣學公書札》四卷《錄遺》一卷，清·袁保齡撰，收入《項城袁氏家集》，第47-50冊，清宣統三年（1911）清芬閣排印本。

43. 《舒藝室尺牘偶存》一卷，清·張文虎撰，收入《覆瓿集》，清同治光緒間刊本。
44. 《繩其武齋尺牘》，清·莘農甫撰，清同治四年（1865）刊本。
45. 《許文肅公遺稿》十二卷《書札》二卷《日記》一卷《外集》五卷《附錄》一卷，清·許景澄撰，民國七年（1918）排印本。
46. 《新輯秋水軒尺牘》二卷，清·許葭村著，婁硯齋注，寄虹軒主人輯，民國元年（1912）上海會文堂書局刊本。
47. 《雲臥山莊尺牘》八卷，清·郭崑燾撰，民國五年（1916）湘陰郭氏清聞山館刊本。
48. 《簠齋尺牘》不分卷，清·陳介祺撰，石印本。
49. 《陳簠齋文筆記》一卷《手札》一卷，清·陳介祺撰，收入《滂喜齋叢書》，第四集，第27冊，清光緒初吳縣潘氏京師刊本。
50. 《勤餘文牘》六卷，清·陳錦撰，清光緒間刊本。
51. 《勤餘文牘》六卷《續編》二卷，清·陳錦撰，收入《橘蔭軒全集》，第13-20冊，清光緒間刊本。
52. 《曾文正公尺牘》，清·曾國藩著，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再版。
53. 《曾文正公書札》三十三卷，清·曾國藩撰，收入《曾文正公全集》，清光緒二年（1876）刊卷二十八至三十三光緒三年（1877）續刊。
54. 《曾文正公家書》十卷，清·曾國藩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上海商務印書館。
55. 《曾文正公兵事手札》不分卷，清·曾國藩撰，石印手稿本。
56. 《曾文正公手札》不分卷，清·曾國藩撰，張瑞之鈎刊，拓本。
57. 《希古堂文存》八卷《駢文》二卷《詩存》十卷《詞存》二卷《尺牘》二卷，清·黃炳堃著，清·黃實編校，民國二十年（1931）刊本。
58. 《江南徵書文牘》一卷附《司鐸箴言》一卷，清·黃體芳撰，收入《敬鄉樓叢書》，第三輯，民國二十年（1931）永嘉黃氏排印本。
59. 《劉忠誠公書牘》十七卷，清·劉坤一撰，收入《劉忠誠公遺集》，第41-57冊，清宣統元年（1909）刊本。
60. 《劉武愼公尺牘》二卷，清·劉長佑撰，收入《劉武愼公遺書》，第21-22冊，清光緒十七年（1891）金陵刊本。
61. 《晚香書札》二卷，清·潘道根撰，收入《峭帆樓叢書》，清宣統至民國間新陽趙氏刊本。
62. 《黎文肅公書札》三十卷，清·黎培敬撰，收入《黎文肅公遺書》，第8-17冊，清光緒十七年（1891）夏湘潭黎氏刊本。
63. 《藏山閣文存》六卷《詩存》十四卷《田間尺牘》四卷，清·錢秉鐙著，收入《龍潭室叢書》，第1冊，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龍潭室主排印本。

64. 《錢牧齋尺牘》三卷《補遺》一卷，清·錢謙益撰，上海：商務印書館，宣統三年（1911）再版。
65. 《錢牧齋先生尺牘》四卷，清·錢謙益撰，汪繹，顧棫同輯，清宣統三年（1911）志古堂重校本。
66. 《鮑臆園丈手札》一卷，清·鮑康撰，收入《滂喜齋叢書》，第四集，第27冊，清同治光緒間吳縣潘氏京師刊本。
67. 《文牘偶存》一卷《附錄》一卷，清·謝希傳纂著，收入《歸查叢刻》，第4冊，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東山草堂付印本巾箱本。
68. 《藏密齋書牘》一卷，清·魏大中著，收入《樵李遺書》，清光緒四年（1878）秀水孫氏望雲仙館巾箱本。
69. 《留茆齋尺牘叢殘》四卷，清·嚴篲撰，清同治元年（1862）拾芥園刊本巾箱本。
70. 《校正唐註寫信必讀》二卷，唐芸洲著，廣州：以文堂，1917機器板。
71. 《應世權變錄》，陳紹卿著，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羸洲書屋刊本。
72. 《詳註曾文正公書牘》，章琢其編註，湯壽銘校閱，上海：會文堂書局，1926再版。
73. 《補過齋文牘》，楊增新撰，民國十年（1921）新疆駐京公署刊本。
74. 《孝園翰墨》，戴傳賢書，南京：戴傳賢，民國三十五年（1946）。
75. 《塞向翁書札》一卷，顧印愚撰，民國十五年（1926）華陽王氏菊飲軒印行套印本。

II. 選本

1. 《瑤箋》，明·郁濬選輯，清光緒十四年（1888）四明提署排印本。
2. 《明名人尺牘小品》四卷，清·王元勳、清·程化騷輯，清光緒七年（1881）常熟抱芳閣刊本。
3. 《明賢尺牘》四卷，清·王元勳、清·程化騷輯，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榆園重刊本。
4. 《昭代名人尺牘》二十四卷《小傳》二十四卷，清·吳修編，光緒三十四年（1908）上海集古齋石印本。
5.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二十四卷，清·吳修輯，收入《芋園叢書》，史部，民國二十四年（1935）南海黃氏彙印本。
6.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二十四卷，清·吳修輯，收入《述古叢鈔》，第一集，第6-7冊，清同治九年（1870）古岡劉氏藏修書屋刊本。
7. 《幼學信札》二卷，清·李春山訂，廣州：以文堂，出版年不詳，機器板。
8.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弄集》十六卷《三選結隣集》十六卷，清·周在浚撰，清道光十九年（1839）北平雷氏重刊本。

9. 《尺牘新鈔》十二卷，清·周亮工輯，收入《海山仙館叢書》，第 89-92 冊，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番禺潘氏刊本。
10. 《書契便蒙》，清·南窗侍者撰，清光緒二十年（1894）序排印本。
11. 《曹李尺牘合選》二卷，清·曹溶、李良年撰，茅復選輯，清光緒間刊本。
12. 《新增來往達衷書札》四卷，清·陸九如纂輯，清·錢沛思增補，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五桂堂刊本。
13. 《明尺牘墨華》三卷，清·黃本驥輯，收入《三長物齋叢書》，第 36 冊，清道光中湘陰蔣瓊古香書閣刊本。
14. 《分韻撮要字彙》四卷，清·溫儀鳳編，廣州以文堂刊本巾箱本。
15. 《尺素遺芬》二卷，清·潘仕成輯，清咸豐七年（1857）梅州鄧煥平摹拓本。
16. 《明人尺牘》四卷《國朝尺牘》六卷，清·鄧元鋹輯，清光緒十七年（1891）刊本。
17. 《有明名賢遺翰》二卷，清·謝若農輯，清光緒十三年（1887）文淵書局刊本。
18. 《顏氏家藏尺牘》四卷《姓氏考》一卷，清·顏光敏輯，收入《海山仙館叢書》，第 93-97 冊，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番禺潘氏刊本。
19. 《初學字辨信札》二卷，不著編人，木刻本。
20. 《婦孺信札信札材料合編》，不著編人，廣州：以文堂，1917，機器本。
21. 《初學書稿》，不著編人，廣州：以文堂，出版年不詳，機器板。
22. 《明賢尺牘》一卷，犬養木堂輯，大正三年（1914）日本玻璃板印本。
23. 《增廣寫信不求人》四卷，伴梅主人校正，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守經堂石印本。
24. 《古今尺牘墨蹟大觀》不分卷，高野侯撰，民國十七年（1928）中華書局石印本。
25. 《尋源尺牘》四卷，黎靄亭氏輯，清光緒三年（1877）芹香閣刊本。
26. 《太平天國書翰》一卷（置於紀念室），蕭一山輯撰，收入《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政治史料叢編》，第一種，第 2 冊，北平：國立北平研究院，1937 排印本。
27. 《最新名妓珠江信札》二卷，粵海樓遺編，戲月山房重輯，守經堂刊本。
28. 《新選增補珠江書札》，粵海樓遺編，戲月山房重輯，廣州：以文堂，出版年不詳，機器本。